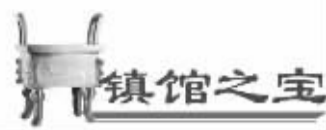


文艺吹来现实的风



青州佛像

窖藏国宝

□ 王金虎

青州佛像的出土,改变了过去几十年对于佛教造像都是素面无色的认识

1996年,沉寂多年的山东省青州市一夜之间声名远播。当地在龙兴寺遗址出土的500多尊精美的佛教造像,轰动海内外,成为当年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后又被列入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西方学者誉之为“一次改写东方艺术史的重大发现”。这批神秘的窖藏佛像成为了青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青州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会点。自西汉青州设刺史至明洪武九年(1376年)的1400余年间,一直是山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青州曾是高僧云集之地,今天在青州市南的云门山和驼山上还保留着几处六到七世纪始凿的佛教石窟,与这些石窟同时建造的,还有大量的寺院庙宇以及庙宇中供奉着的佛像和菩萨像,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龙兴寺。

为发现和保护龙兴寺遗址,1984年青州博物馆建馆选址时特地选择了位于城内西北角的空地,专家希望在建馆过程中会有意外收获。但是让人失望的是,在博物馆施工中,没有对于龙兴寺有价值的发现,一次绝好的发现窖藏佛教造像的机会就这样擦肩而过。

时间来到了1996年10月,与青州博物馆一墙之隔的益都师范学校新操场扩建工程动工。一天,天刚蒙蒙亮,时任青州市博物馆馆长王华庆像往常一样晨练,当他经过学校操场扩建工地时,发现推土机推开的土质与周围土质完全不同,而且有一个洞口还暴露在外。职业的敏感和对龙兴寺的魂牵梦绕驱使他赶紧跑过去,制止了正在施工的推土机,迅速让人找来考古专家夏名聚,两人自己动手挖开浮土,赫然发现洞里暴露出的佛像。后经扩大挖掘,他们发现了呈3层堆放的佛像,窖藏东西长8.6米,南北宽6.7米,由此可以确认这里就是香火千年的古龙兴寺遗址。造物弄人,此处遗址距离青州博物馆的南墙直线距离不过200米。

众多精美的佛像,以这样一种料想不到的戏剧性方式,缓缓掉落身上的尘土,露出了尊容。出土的部分造像带有纪年,从北魏的永安二年(529年)到北宋的天圣四年(1026年)。从发掘现场看,窖藏的造像排列有序,整齐地分上下三层,坐像呈立式摆放,较完整的身躯摆在中间,头像则沿壁边缘排放,最上层的造像上还有席纹,并有祭烧过的痕迹。在窖坑的东侧,还有运送佛像到掩埋现场的坡道。这些迹象表明,龙兴寺佛像窖藏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行动。虔诚的佛教信徒担心已被破坏的佛像再遭厄运,在夜深人静之时,悄悄掩埋了这些残碎的佛像。佛教造像虽然受到严重破坏,有的碎成百块,有的仅余部分肢体,但从保存下来的造像看,雕刻技术高超,集圆雕、浮雕、高浮雕、透雕于一身,大部分造像还保留着鲜艳的彩绘和贴金,有的还在佛像的袈裟上用各种颜色绘制了佛经故事。造像的姿态各异,表情手势各不相同,显示出雍容华贵的艺术效果。经过专家的努力,这些沉埋地下千年的佛像重新焕发了光彩,尤其是其中一尊北魏至东魏年间的“彩绘石雕菩萨造像”,高187厘米,虽然双臂残缺,但造型端庄秀美,周身散发出东方的含蓄沉静之美,面带耐人寻味的微笑,被专家们誉为“东方维纳斯”。

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的出土,弥补了中国佛教艺术研究中对北魏和隋唐之间,特别是东魏和北齐佛教艺术研究实物资料的不足,为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古代雕塑绘画艺术的发展等提供了珍贵资料。龙兴寺佛教造像在造型和神态上与众不同,专家称之为“青州风格”。尤其是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保留着鲜艳的彩绘和贴金,改变了过去几十年对于佛教造像都是素面无色的认识,为中国美术史和佛教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教蓉 梁婧

邮箱 jrbzmzk@163.com

写实的笔 话剧的台

□ 教蓉

象、心灵感动的剧目,都有人性表达上的创见,都有对当代人生存境遇和灵魂世界的个性化观照。在戏剧中书写人性,本质上就是向戏剧中的文学致敬。戏剧作品需要文学的补给。舞台上的形式、技巧、手段可以学习、借鉴甚至照搬,惟对人的关照、对精神家园的呵护、对人性的思考是无穷无尽的,这对今天的话剧创作来说尤为紧迫。

戏如人生

另一个关于话剧的话题来自角色,似乎很难用三言两语来说清观众对台上演员表演的看法。不过剧作这种深刻的思想内涵不是靠语言直白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人物内心情感的深入挖掘,在两种思想观念的纠缠中,由演员的形象化表演呈现出来的。

有句话说,话剧是表演的最高峰,因为影视作品是死的,每一个动作、镜头是固定下来的,而且一个镜头可以重复拍很多遍直到满意为止;但话剧是即时表演的,演员在台上一举一动逃不过观众的眼睛,更没有NG、重拍一说。话剧里有多人话剧表演起来很复杂,而人少的话剧,如独角戏、对子戏看似简单实则难度很大,独角戏更是表演中难度最高的形式。

话剧迷小晨告诉笔者,尽管在剧场中5排至12排一般来说是最好的座位,但是他更喜欢前几排的位置,这样能看清楚台上演员的每一个表情细节。但是对演员来说,导演一般都会要求演员不管观众离得多近,不管他们是否和演员交流,演员都必须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演员就是要表演当个孤独。这样的“观”与“演”关系对演员刻画角色要求,的确称得上是表演的最高峰。

为此,现在不少现实主义题材的话剧作品,也经常采取演员体验生活的方式更好地传递表演内容。比如,去年的话剧《推拿》,为了了解盲人的盲人人生,专门和盲人进行交流,“其实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走出家门自力更生的盲人,生活状态都很积极乐观。”主演刘小峰说。

提到话剧,今天我们总是试图与“创新”这个词相连,而话剧的故事题材在舞台上的表达,已经与70年前话剧在中国出现时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无论戏剧观念、表现手段的更新与物质、资本世界的丰富以及技术的发展,话剧都离不开对人性、对文化土壤的依赖,现实主义题材依然是戏剧创作中被青睐的风格。



多面舞台

电影靠场面、电视靠情节、话剧靠对白,虽然武断简单,但不无道理。话剧相比影视作品,对声光电等现代设备的使用有限,更多是依靠剧本的张力,更确切说是对白的创作水平。如果完全靠对白来保证观众坐定两个小时,那么舞台上的对白必须是让人产生尽量多的共鸣。

2003年,张晨、遇凯和田有良3个话剧圈外人在最初计划做舞台剧的时候有过讨论,他们最终决定“为老百姓做戏”,把相声、舞蹈、幽默平实的故事甚至魔术在舞台上穿插展示,做单纯的喜剧。

“开心麻花”系列是十年来最热门的剧目之一,它的成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正如开心麻花总经理刘洪涛看来,开心麻花的所有作品都不会讲那些不切实际的主义,甚至拒绝太过深刻的思想和文艺,它只是让你在场内爆笑。

笑有一种感染力,可见舞台上的戏剧人生也不一定只是正襟危坐、严肃端庄的一面。不过写实的风格意味着让笑不庸俗,则更需要有相当的功底。2013年上演的话剧《驴得水》看起来是发生在民国时期一个乡村学校里的荒诞喜剧,在幽默里夹带酸楚,把反思藏匿于荒诞,但它却在质问“我们到底有没有底线?我们是何时、如何就不再有底线了?我们曾经有过底线么?”

今天,话剧舞台上正上演着各种风格派系的喜怒哀乐,但它们都在尝试给观众以生活的带入感,也为各自的话剧产品寻找特定的消费群。但是无论现代话剧身上带着何种特征,那些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之一,尽管不同时代不同的导演在编排这部话剧时,表达出不同的主张。不过请听听曹禺怎么说。当年《雷雨》首演获得成功以后,常常有人问曹禺“《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谁写的”这样的问题。曹禺的回答与易卜生当年回答一些人对《娜拉》的提问非常相似。曹禺说:“老实说,关于第一个,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个呢?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3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瞒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鲜明地意识到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也许写到了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曹禺说,他“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

如今话剧舞台的生态环境、创作理念、演出样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笔者发现,观众关注度高的剧目中,现实主义题材依然具有市场号召力。如果10年前的话剧市场流行的是除了让人看不懂的小众先锋与实验之外,就是沿袭于艺术的深刻经典,就像徐帆说“北京人艺就像一个老家具”,当时人们看话剧的心态多是尊重甚至是敬畏,它们带着戏剧精神的光环。但是到了今天,观众除了依然关注经典剧目外,也希望看到表达真实情感、现实生活的内容,比如话剧舞台上可以有梦想有憧憬、有现实的困惑和苦难,但不必随便抒情,不必夸大苦难,也不必美化苦难,更不需要一条“化蝶”的尾巴,能表现生活的原样,就足够了。

“弹幕”阅读是一种冒险

□ 周慧虹

互动方式,从而成为观看动机之一”。

纵观当前社会,面对诸事纷扰、诱惑多多,许多人跟着难以沉静下来,可毕竟这又是个人的知识、见地能够“兑换”为利益的社会,也是阅读越来越受到倡导的社会。于是,“拇指一族”们以一种欲推还就的纠结心态对待阅读。此种情况下,“弹幕”阅读的适时出现,无疑让这些人纠结的心态有了着落,借助于须臾难离的手机,阅读成为了天南地北的社交狂欢,成为了一件轻松而今人沉迷的事。它符合当下的文化娱乐现实,重塑了阅读的时尚性,赋予阅读以多种可能。

但是,尽管信息科技手段从中调和,阅读呈现了新貌,可终究有些内在的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改变的。严肃意义上的阅读,应该是一个沉浸其中,自我反刍自我思索的过程,如果改变了这样一种过程,阅读的实际效用势必大大削弱。“弹幕”阅读恰

恰对这一过程动了手脚,随时飘过的评论文字,干扰着读者的视线与思考,减少了阅读应有的美感,尤其像“作者没大脑”、“我想吃大白兔”等粗俗、不着边际的评论,挑逗的是人们内心浮躁甚至恶俗的神经,受这这样的评论文字影响久了,难保不会对一个人健康的阅读心理构成威胁。

所以,“弹幕”阅读充其量只能适用于浅阅读,利用它消遣、娱乐可以,若想借此来“对付”深奥、严肃的读物内容,收获传统阅读应有的成效,有一定难度。

“弹幕”阅读有其之长也有其所短,若能做到扬长避短、适度改造,对于时下人们阅读生活的改善,未尝不会实现有益触动。

以“弹幕”方式改善阅读,当前亟需其参与者提高自我唤醒意识,不能把“弹幕”公地当作自己随意倾倒情绪、文化垃圾的自留地。既然,大家有缘聚于“弹幕”阅读

话剧舞台是一块孕育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肥沃土地,这几年不乏优秀的国内外经典改编剧、原创剧上演。新剧如《时间都去哪儿了》《恨嫁家族》《老大》等就从不同角度探寻着个性风格与市场趣味之间的平衡点,传递年轻一代戏剧人对舞台艺术和变动时代的理解。而经典剧目更是话剧市场不落的太阳,谁不知道早已演出超过600场的《茶馆》,到今天依然风采不减、剧场爆满。

映像当下

相比影视作品,话剧自扎根中国开始,就对现实主义题材进行了多种尝试创作。从演出外国翻译剧如《玩偶之家》等,到逐渐出现本土剧目并走上舞台,近70年来已经积淀了如《雷雨》《龙须沟》《茶馆》等经典现实主义剧目。到了今天,话剧舞台上出现了包括先锋剧、搞笑剧、商业剧、历史剧等众多流派,但是以写实为主的现实主义题材剧目却始终能以对当代生活的掌握而不断吸引观众,成为戏剧舞台上常青的一个分支。

现实主义话剧是什么样子?或许在《茶馆》中扮演王掌柜的于是之能给你描画模样,或是于震在《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扮相给你留下印象……经典作品为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话剧创作树立的标杆。尤其是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如何让现实题材创作真正成为有灵魂、有情怀、有生活、有力度的真诚表达,的确需要在今天更多人愿意走进剧场的环境下认真探讨的话题。《雷雨》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话剧剧目

